向速写宗师致敬

——《叶浅予速写大展》感言

谢春彦

速写之道，久不兴矣，执画业者，宜其行之也。

速写或非大道，然货真价实的速写却绝非小技小道。质言之，随西风东渐之潮而兴起的中国现当代速写艺术，当化合中西、吞吐古今者，乃国中固有写意画艺与技、骨与肉之滥觞新品，吾侪实应承继先贤的开局事业，切切勿误以其小而废之，作弃之若乱泼脏水孩子的愚昧勾当，亦切切勿以科技魔道摄或录的先进手段取消业画者面对生活、生命、造化、时代的心手之写和性命之作！

前事不忘，后事之师，所谓温故而能知新者也。

此处所展，乃是我国自上世纪二三十年代以降的速写大宗师——叶浅予先生的速写原作计二百十件。皆吾偕热心好其事者张坚君，于今岁秋老虎的肆虐中，仓黄辛苦自京师并叶公家乡浙江桐庐等地负背于此者，加上春彦的部分珍藏，实系叶公生前凡六十多年间奋力艰难所写。越过历史的浩劫狼烟、越过淘洗折磨，侥幸所存的珍贵余灰也。纸黄质脆，斑斑烂烂，叶公当年手执铅笔疾就的热力体温，又仿佛明明在焉。

故我们负背而来的不止是幸存的故纸，它们实在是扑面当头的一团团火，一条条生命活体，一页页民族百姓曾裹卷其中的历史之一节一角，抚摩叶公的手泽，真当慨当以慷，我们又岂敢轻慢轻心哉！

叶公毕生的事业，一为绘画，一为教育，他之画业当由漫画、速写、水墨人物三大板块组成辉煌的交响，慷慨激越，蔚为壮观；独以速写视之，绚烂多彩，自成家面，自强不息，终身不废，足可与近世欧美诸大家颃颉，当为自民国以来，超迈一个甲子的奇观，也足以彪炳画史，启迪后学。

吾国过往百年的艺坛，飞扬跋扈，悲欣交集，应世界风云，与时代绾结，连民族生死，同历史明晦，巨匠与凡手俱在，庄美共平庸互生，沉者自沉，浮者自浮，尽在文化史、民族史中渐久渐明，如照片之显影，令后人一一历历在目在心矣。鲁迅夫子诊曰国人有峻急和随便二病，切之甚甚，然峻急一端卑意则未许尽只以病症断之耳，就中当存儒家狂涓进取的书生意气，家国情怀，自屈子“恐鹈鴂之先鸣”高唱始，就把这种仁人志士的担当负命表白充分了。先烈先哲为家国大事大业慷慨赴义无所犹豫者，又仅可不峻不急之耶！而吾国之速写如叶公者，当承此大系大命也。

具体以观，速写之快疾立就，足成艺术顷刻展现纸上的生命快感，血性男儿，写意畅神，快意恩仇，功成立就，如英雄好汉七步之内直取敌人首级，有胆有识，痛快淋漓，颇类兵家之突击、禅宗之顿悟，瞬间短平快也似攫形取神，情义双致矣。叶公晚年，吾尝伺其左右，每于富春画苑，清晓之时，同沿富春江步行至麦田坞一带农村挥笔速写家乡景物，老人一本在手，铅笔一管，八十余高龄，依然作毕生不辍的速写作业，其时，目如鹰隼，手如脱兔，下笔肯定，万法归一，达于物我两忘的境界矣。此时我也想起同是浙人的徐渭青籐先生开创的真正铁笔担道义，辣手挥丹青的大写意来，那种速而写的泼洒生命之伟岸和峻急豪情，真是前后相映相辉，于速写形而上的精神层面则如出一辙也。故在绘画的最高意义上，大写意即人，速写即人，画品和人品必期一致，当我辈后学观此叶公遗作，真该稍一静之，从时下的名利浮躁中静下心来，一以观之，一以思之，那么我们的丹青才会跨越“幸福”的泥淖，达于干净之境。设若把目光从叶公速写遗作的神采画面调个头来，或许真能碰上叶公正而热切有神的眸子，撞击出技以上的心灵火花，收获教言，收获力量，收获精神。

速写要速这样的写，做人要做这样的人，此即是我受命操办叶公这个速写展览，最实在的呆想。时正叶浅予先生诞辰一百零五周年矣。

这也是我们后学献上的心香一瓣……

献花舞（中国画） 叶浅予

作者按：此画作为叶浅予先生上世纪40年代旅印度速写的收获，被画友张大千激赏并临摹，这在大千先生也是唯一一次临写同辈人之作。

手表的故事

任溶溶

只要不讲究名牌，如今有一个手表是很平常的事。可几十年前就不同了，手表是珍品，有一个手表是大事情。

我生来有的第一个表不是手表，是挂表。那时候在广州读小学，是岭南大学设在荔枝湾的分校。读六年级时国语演讲比赛得了奖，拿到一块小奖牌，是个铜质小挂件，上面刻着岭南大学校徽。回到家，妈妈看了很高兴，说拿它配挂表正好，要送我一个挂表。她真的带我到钱庄林立的十三行，在李占记钟表店买了一个有盖的银挂表。配上奖牌以后，挂表放在短裤表袋里，奖牌垂在外面，走起路来一颠一颠的，神气极了。接下来抗战爆发，我回上海，把挂表也带来了。可是读中学穿长衫，挂表神气不起来，我也没有看表的习惯，这表没再用过。

我得到的第一个手表，是结婚时几位大学同学合送的。那是日本投降后不久，上海来了许多洋货，买个手表不难。这手表上有小字写着瑞士制造，还有牌子。瑞士表最有名的牌子是劳力士。大家知道，劳力士的手表过去有一个特点，就是它的后盖只有南京路外滩它的专销店能打开。玩表的人喜欢打开手表后盖看看，拨弄拨弄，这样最容易把手表弄坏。劳力士手表后盖打不开，就不会出毛病。直到解放后，竟让上海钟表师傅找到了打开劳力士手表后盖的办法，一时还成了大新闻。劳力士手表的价钱是天价，我们翻译界总算有一位同志买了一个劳力士手表，还只是一个银的，已经传为佳话。我的那个新手表当然不会是劳力士表，也不会是欧米茄、浪琴、伊纳格等名牌表，我那些同学没那么多钱。不过钟表店一位营业员告诉我，瑞士表有一本厂商名册。我很好奇，请他在名册上查查我的这个表。他查了，很抱歉地对我说，名册上没有我这个表的牌子。不过他安慰我说，瑞士有许多制造表的家庭作坊，制造的表同样很好。

这位营业员的话也许是真的，因为这个表虽名不见名册，但从1947年起到“文革”结束，足足给我服务了三十年。直到上世纪80年代初，它才终于出了毛病。当时我去北京领儿童文学奖，它一下子停了。我只好跟着同志走，表停了不能随时看时间，怕到人民大会堂误了时间就不好了。这是我第一次认识到手表有多么重要。回上海，当然赶快把表送到钟表店去修理。可接下来它又一次让我尴尬。这一回我去北京开全国政协会，它又不走了。我可等不及回上海修理，就在北京找钟表店修理。老师傅一听说我是政协委员，非常热心地给我修理，隔天就修好了。但我去取表时他说，这表年代久远，怕用不长了。

直到这时候我才想到，应该好好买一个手表。正好这时市面上抛出一批欧米茄手表，是特价的，我买了一个。发票我还保留着，是七百六十元。这个价在当时恐怕也不是一个小数目吧？这是我自己买的第一个手表。不过几年后这手表成了我的收藏品，因为1998年上海教育出版社庆祝成立40周年，送给我一个手表，这手表我一直用到现在。

但这手表我也用错了。我一直只知道手表都是每天要开，要上发条，那是机械表，我也就把这手表当机械表对待，每天上发条。最近才知道手表还有自动表，出于好奇，用放大镜把表上很小的字看看，竟然是automatic，那就是自动表。打听下来，自动表不用每天上发条，只要整天戴着，手表就会日夜自动走。不过我如今不上班，白天不戴手表，于是照旧给它上发条，它走得好好的。

姑且一笑

王运天

瑗仲王蘧常老师居宛平路297弄7号二楼时，与邻居合用一厕所，常为如厕不悦，内急时或为坐便器不洁，或为他人占用，陷入窘境。曾以A4纸大之宣纸，以规规矩矩地楷中带行直书“男子小便，君子自重”八个大字，用专业一点术语，那就是假张猛龙肩架结构，用章草运笔书之，笔势温文尔雅，醒目地贴于坐便器后之墙上。然或句子过雅，仍未完全奏效，师常叹息，自语“奈何奈何。”又过数年，在无可忍的情绪下，重书“男子小便，必须掀盖！”抑或加重语气，抑或句子过白，始见微效。此是上世纪七十年代末，八十年代初之事。惜一九八六年老师乔迁之时，我竟忘将此告示揭下带走，亦未拍照留存，憾及憾及，否则在今天书学史上又可多一法帖“男子帖”，记此留存，姑且一笑。

多情是合欢

张梅

合欢，用“绿肥红瘦”来形容合欢是恰当的，那么多羽状的叶子就托举着款款开放的花，随时在风中上演一场又一场的霓裳羽衣曲。合欢花的粉如同女子微醉的容颜，露着一点羞怯，让我不由想起徐志摩的那句“最是那一低头的温柔”，走远了，回首时，霞一般地浮在蓬松的绿叶上了。

起初，我以为小城没有合欢，合欢是诗词里的佳丽，在山海关的巍巍城墙边见到妩媚的合欢花开，在厚重的城墙衬托下，一抹抹微红，为之惊艳。回到小城，送孩子学棋，发现途经的小区入口也有一棵，这是小区的侧门，进出的人并不多，这棵合欢下只有一些孩子在玩耍，合欢显得落落寡欢。

合欢可以入酒，《红楼梦》里，有一段关于合欢酒的美好细节，因螃蟹性寒，黛玉体弱，稍稍吃后觉得心口微微地痛，要喝口热热的烧酒，宝玉忙道：“有烧酒。”令人将那合欢花浸的烧酒烫一壶来。这合欢酒是一种怜惜，一种懂得，一杯合欢酒，无声胜有声。

眉生的“杯具”

陆其国

眉生姓金，字安卿，浙江人。《世载堂杂忆》记载：“眉生读书宏富，才气纵横，处理难事，千头万绪，提纲挈领，办法无遗漏，当代大吏，多为低首。”可见眉生此人不仅学富五车，才高八斗。再棘手的难事，到了他手上，便迎刃而解。更牛的是，他还能让那些“当代大吏，多为低首”。清代后期的一些“当代大吏”，多是一方土地上神气活现的大爷，除了皇帝和太后，有几人能让这帮颐指气使惯了的大吏“低首”？这不，眉生就能够。

但就是这个“读书宏富，才气纵横”的眉生，却喜好“驰骋花酒之场，挥金如土，毫无顾惜……”。一个官员一旦染上如此恶习，他的仕途注定将很快走到尽头。事情明摆着，竟日沉溺于风月场所和酒肆坊间，将银子大把大把挥洒出去，他一个月能挣多少薪水，怎经得住如此开销？于是自然就会想到利用职务之便侵吞公款。何况眉生所任又是个肥缺——两淮盐运使。这个往来于苏皖两省江淮之间的从三品官，不仅管理地方盐务，还兼为宫廷采办贵重物品，考察社会情况，其中任何一个关卡都和银子有关；其从属的恰是一个能够大量搜刮民脂民膏的机构。

果然，金眉生身为两淮盐运使，在任上非但没有尽心尽责掌管好公家的银子，反而“亏空无算”。原来他把公家的银子都装进了自家口袋，供自己吃喝嫖赌，肆意挥霍。眉生终于因东窗事发受到惩罚——“问罪发往军台”。魏源《圣武记》卷十一记载：“故官吏有罪者，效力军台。”军台是清代设在新疆、蒙古等西北地区的邮驿机构，也负责递送文书及军事情报。想来边疆的工作和生活肯定非常艰辛，所以好吃好喝享受惯的眉生没多久就受不了了。于是他就使尽浑身解数，动用一切人脉关系，打通层层关节，最后终于获得赦免，得以放归。只是放归以后的眉生既没工作，也无钱出入妓院酒楼，只能在家里赋闲。这样的生活他怎么耐得住。当他得知其时太平军东王杨秀清正占据南京，便自恃胸有韬略，“挟策往谒”，赴南京拜见杨秀清献计献策，想以此让自己的人生出现转机。见了杨秀清，眉生便在东王面前侃侃而谈，纵论天下大势。这一谈竟谈了三四天。杨秀清能有耐心听眉生如此纵谈，想来后者的献计献策不会不着边际。遗憾的是，最后东王并没把眉生留在帐下。

此后沈葆桢出任两江总督时，想改革不尽如人意的两淮盐务。他很想听听前两淮盐运使眉生的想法，便以重金把后者请到南京，“纵其开宴秦淮，沈溺佳丽”，目的无非是想让眉生为他贡献金点子。眉生果然不负沈葆桢所望，不出十天，便召集十余名精干盐务官员，制定了一部既实实在在，又可具体操作的《盐务法案》，“条例办法皆具，厚几盈尺，居然盐政全书矣”。“法案”即出，又见沈葆桢脸上浮上笑容，眉生觉得这下总该有希望留在沈葆桢麾下了。不料沈葆桢最后同样没有留用他。但沈葆桢给了眉生“十万金”，他宁愿破费，也不愿留眉生。其实无论是杨秀清还是沈葆桢，都知道眉生是个人才，只是他们更清楚，让一个已习惯性将公家的钱弄得“亏空无算”的人留在身边，进入体制，那会自毁江山。“读书宏富，才气纵横”的眉生终因处处不堪用，最后“悒郁以终”。细细想来，这“杯具”里装入的名叫“悲剧”的酒，正是眉生自己一手酿成并喝下的。

俯瞰俄罗斯

陈迅

从南京飞往法兰克福，途经俄罗斯上空。当飞机进入俄罗斯境内，我就贴在窗口，长时间地俯瞰俄罗斯。俄罗斯的广袤，不用俯瞰，也是可以知晓的。我们可以想象，可以根据以往阅读过的俄罗斯文学作品去漫无边际地想象。可想象毕竟是想象，俯瞰所见到的要真实得多。

那天的天气特别好，一路上都是晴朗的天，飞机在万米高空之上，肉眼照旧能够看清俄罗斯的大地。俄罗斯大地上的树林之多，湖泊之多，河流之多，多得令人难以想象。树林一片连着一片，深绿色；湖泊这里一个那里一个，各种形状，犹如大地的眼睛；河流蜿蜒曲折，像一条条充满活力的蝮蛇。路在树林中笔直延伸，再沿着湖边，通往一个个散落如星的村庄。村庄上的房屋，看上去比积木还要小。

在文学作品中，我们感受过俄罗斯风情。那里的村庄、爱情故事、习俗、历史、战争。一切的一切都在俯瞰中复活。我有点激动，想看到大路上奔驰的马车，马车上赶路的人，还有他们酒后通红的脸膛。想象与真实的场景交替出现。俄罗斯文学，曾经感染过我们，熏陶过我们，而眼下呈现给我们的正是俄罗斯文学生长的土地呵。

太阳朗照在俄罗斯辽阔无边的大地上。眼下的河流就是静静的顿河吧。那一片村庄后面的树木就是叶赛宁笔下的白桦树吧，“洁白的白桦，在我的窗下”，“白桦伫立在，宁静的梦乡”。这一片草原就是屠格涅夫小说中描绘的白净草原吧，可猎人在哪里呢？“我们的马车在一座座树林中穿行。瞧，高山和通往峡谷的沙坡。”在万米高空之上俯瞰大地，高山不再高，峡谷不再深，蒲宁在诗句里描述的马车也很难看得见。寻找，在高空寻找。我寻找普希金的“瓦西里岛上的寂静小屋”，寻找契诃夫的“带阁楼的房子”，寻找高尔基的“春的旋律”，寻找左琴科的“故里炊烟”，寻找普里什文的“大河”、“死湖”、“林中的阳光”、“水的歌声”、“风吹琴的乐声”、“林中的小溪”……

一条宽广的大河出现在我的视野里。漂浮在河面上的白色物体，长条状，很小，像一艘客船，缓慢行驶，若不仔细观察，会以为它是一个静止的物体。在两条河流交汇处，有一座相当大的城市出现了，那里的河面上架起了数座桥梁。我忘情地告诉周围的乘客，引来旁边母女俩前来俯瞰。“好宽的一条大河呵！”她们由衷地赞叹着。飞机从莫斯科附近飞过，我们却没能看见这座英雄的城市。

俯瞰俄罗斯，我发现，一望无际的绿是俄罗斯的原色。

十日谈

萍踪散记

来到“风情万种”的蒙特利尔，首先感受到的不是浪漫，而是傲慢……